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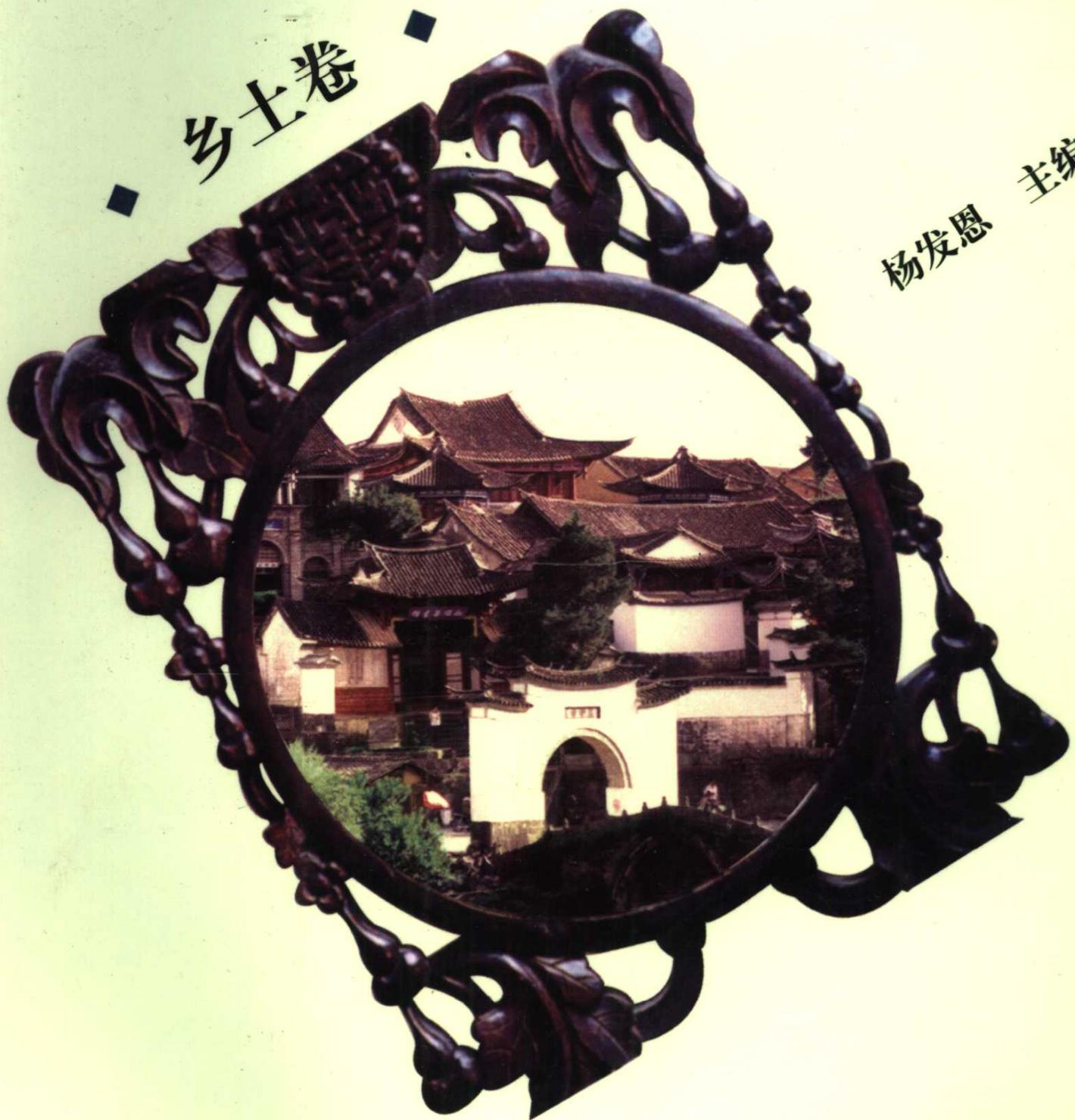
中国魅力名镇

Zhongguo Meili Ming Zhen

和顺

乡土卷

杨发恩 主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

和顺

乡土卷

杨发恩/主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和顺》编委会

顾问

刘国生 李增生 尹曰庄 李为佑 李祖沛
李祖汉 李巨涛 骆 鵬 彭安宁 李祖才

策划

何学惠 尹绍亭 王彩春

主编

杨发恩

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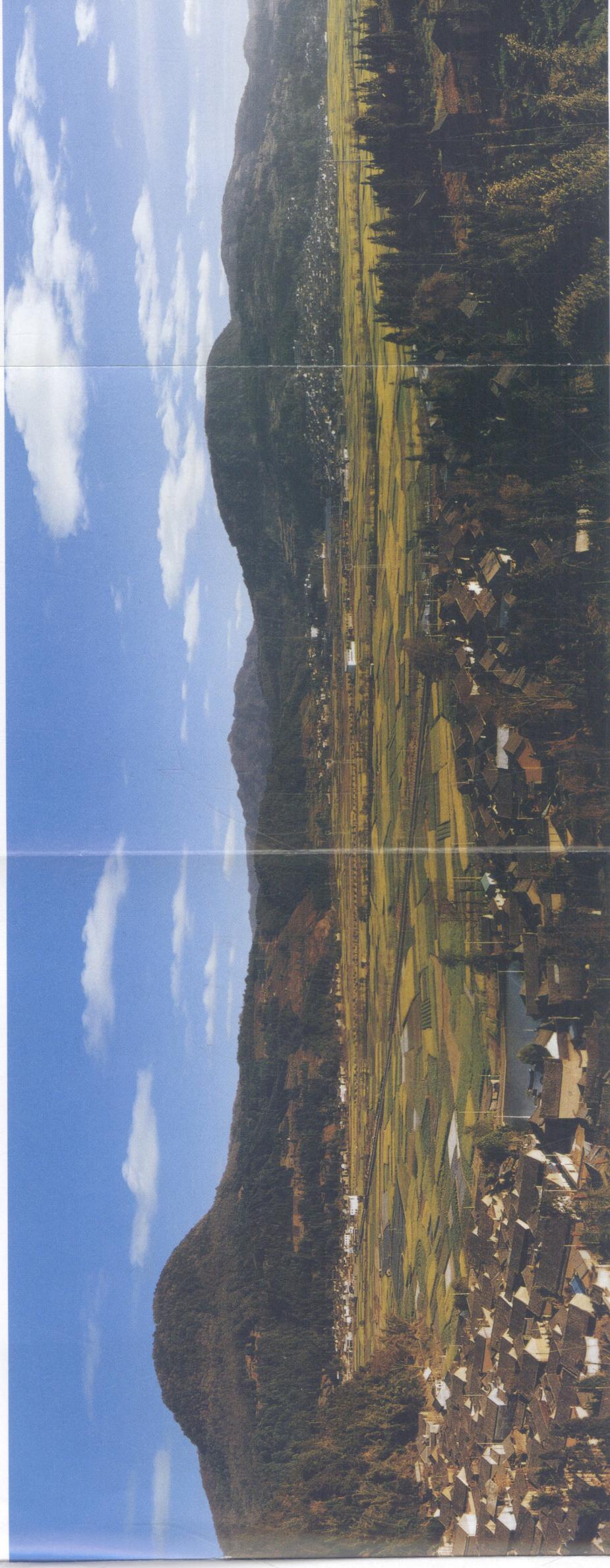
杨发熹 尹文和 李序春

编委

杨发恩 杨仲禄 杨发熹 黄显嵩 尹文和
李增生 李序春 尹文彬 杨达杰 杨景生
尹治宽 张孝仲 李祖仪 李培生 李生龙
张志芳 卞善斌 徐 捷 李惠仙 许本汉
王佩华 张清晏 李跃志 叶景灿 江 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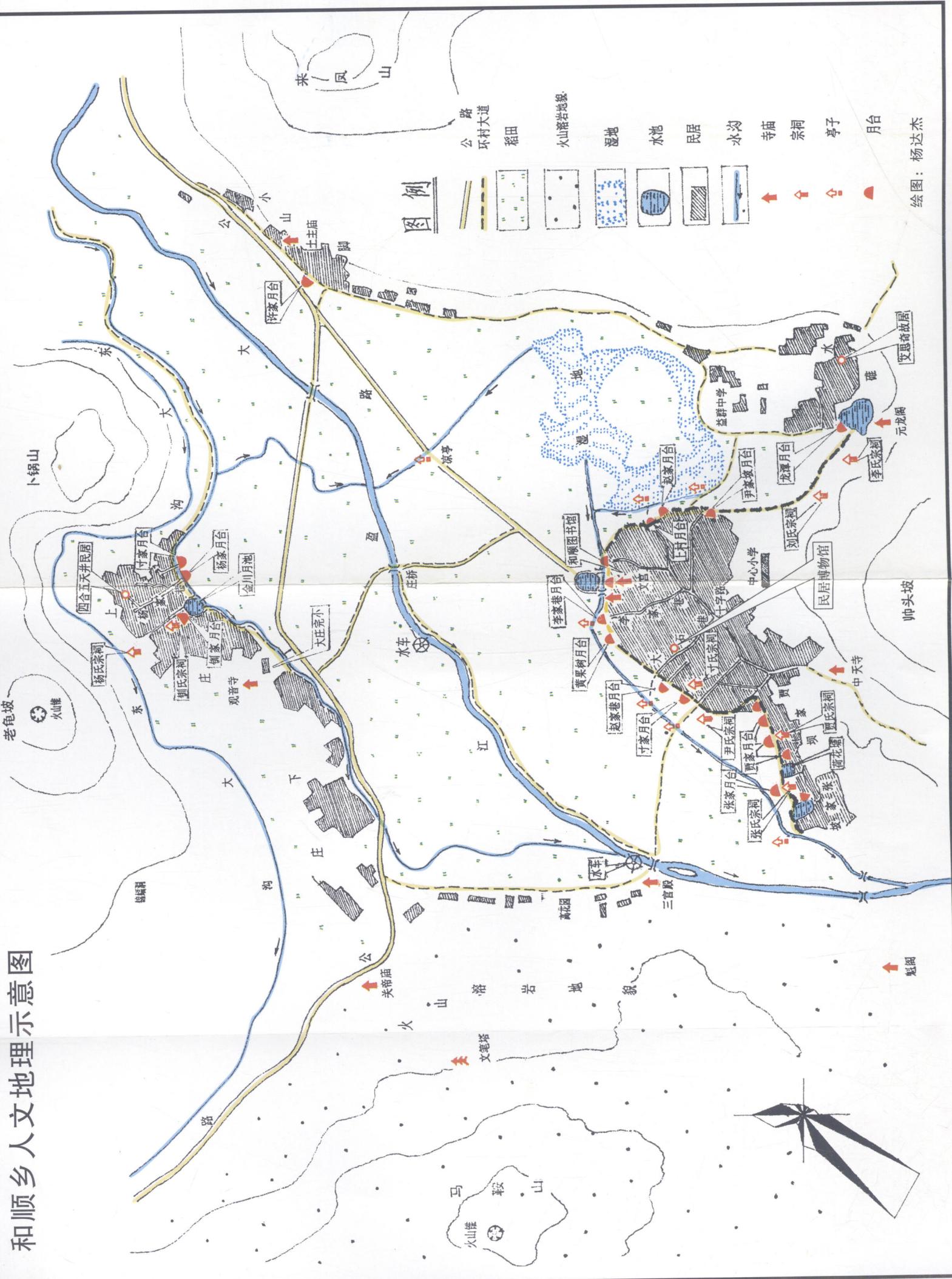
摄影 供照 制图

杨发熹 李 正 蔡汉伦 李祖仪 张孝仲
尹文和 杨大禹 杨达杰 杨发恩 王家增
杨维龙 贾镛贤



从高谷庄看和顺坝子，对面右方是主村落，大盈江从坝子中央流过，流入缅甸伊洛瓦底江。

和顺乡人文地理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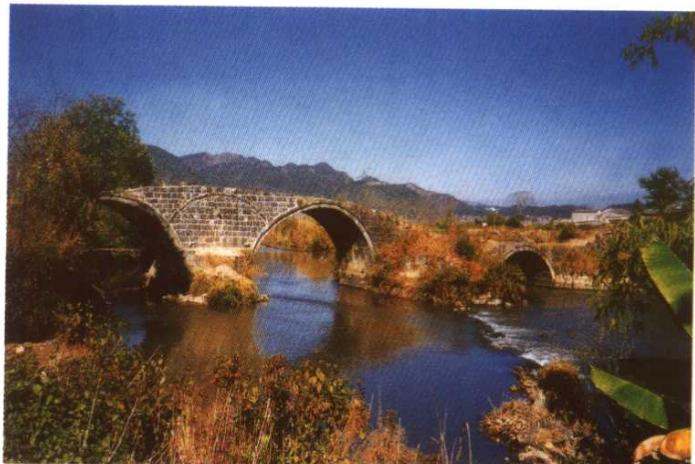
绘图：杨达杰



和顺主村落全景



村前双虹桥



捷报桥



元龙阁及龙潭



大石巷巷脚牌坊



老桥牌坊



双虹桥牌坊



一代哲学家从这里走出



图书馆、文庙建筑群



八大宗祠之一—刘氏宗祠



被孙中山誉为“华侨旗帜”的寸海亭的故居。廊头匾额“民国策勋”为孙中山题赠



和顺大巷道前都有这样的月台，是村民休闲聊天的地方



民居博物馆—弯楼子



洗衣亭

是水乡，是桃源





陷河湿地

序一 / 尹绍亭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在民间抢救、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探索乡村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提出并实施了“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在全省挑选了五个村落作为项目试点,和顺即为试点之一。在五个村落之中,和顺有其突出的特点。它不是少数民族村寨,而是以汉族为主的村寨;它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而是闻名遐迩的华侨之乡;它不是口碑记忆的原始社会,而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字社会。不仅如此,该村还有一点和四个少数民族村寨不同。四个村寨数百余年来静悄悄、慢悠悠地走着,山高月小,水波不兴。而和顺百余年来却如热海涌动,书写了色彩斑斓的历史,塑造了“极边第一村”的辉煌形象。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沧桑历尽,和顺又如喷发后的火山,陷于困顿艰难,寂寞和衰落了。冬去春来,当我们从文革浩劫的梦魇中醒来,面对遭受了严重破坏的和顺,应该做点什么呢?建设文化生态村,重现和顺兴盛繁荣的景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让人们重新认识和顺的历史、和顺的祖先、和顺的文化、和顺的传统、和顺的精神。于是我们策划了让“和顺人写和顺”的计划。

杨发恩教授是和顺人,是文化生态村项目组的成员,亦是让“和顺人写和顺”计划的组织者。四年期间,他为宣传、联络、组稿、改稿、编稿、筹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特别要说的是,许多编务工作是在他骨折卧床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希望丛书早日问世,以回报乡亲们的热忱与期望。如果没有他卓有成效的工作,那是不可能产出这洋洋百万字的著作的。丛书的写作从开始便得到了广大乡民、在外工作的和顺人和海外众多和顺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乡亲们或献言献策,或踊跃定书,或慷慨捐资;撰稿者多达数百人,其中年少者仅12岁,年长者已是80、90岁的耄耋老人。杨仲录编审说“书系为集大成的基础性、史料性图书”,如果没有广大乡民的热忱参与,那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的。不必讳言,丛书并非尽善尽美,行文长短不一,水平参差不齐已在预料之中;此外靠记忆著文、凭感情忆事,错误瑕疵也在所难免。然而依靠如此众多的乡民书写家乡,在中国、在世界即使难说绝无仅有,但肯定极为稀罕,换言之,这样的文化盛事,恐怕也只能出现在所谓“人杰地灵”的和顺吧。

《和顺》丛书编撰初期,适逢清华主政保山,告之编写计划,他即热情支持。书稿完成之后,他对内容编排、人物评价、丛书和分卷的书名乃至丛书的

用纸及装帧,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不仅如此,还拟帮助解决出版经费不足的困难。

《和顺》丛书收录文章百余篇,名录数百条。仔细读来,颇多感想。时下尽管宣传、炒作和顺的文章、著作和花样不少,然而我认为只有读了这三卷书,才谈得上对和顺及和顺人有所认识。我也算是一个腾冲人,少年时代在那里生活了八年,对和顺是既熟悉又陌生。所谓熟悉,因为那是少年时代常去游玩的地方,春天学校还曾组织去远足,记得我还写过一篇受到老师表扬的和顺游记。说对和顺陌生,那是因为几十年来除了保留着儿时梦幻般的记忆之外,对和顺并无真切的了解。后来回腾冲做和顺文化生态村,有机会接触较多的事物了,然而又因工作繁忙,总是来去匆匆,仍然“不识庐山真面目”。现在读了这三卷书,有如经历了一次和顺历史文化之旅,赞叹、景仰之余,不禁又有几分困惑。和顺数百年间几十代人走出国门,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惨淡经营,创基立业,这似乎不足为奇,而令人感动的则是他们许多人致富之后,却依然勤俭持家,洁身自好,不仅如此,而且重视教育,崇尚文化,把修身齐家、建设故乡、报效祖国视为人生追求的最大价值和崇高目标,原因何在?眼下世风不古,富多骄奢,贵易淫逸,比之和顺贤达士商,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明清时期的和顺人,不是劳苦困顿的泥腿子农民,便是“穷走夷方急走厂”颠沛流离的打工仔,然而清朝末年之后,除了众多富商大贾之外,和顺竟然涌现出大批名士鸿儒、仁人志士,一个偏处蛮荒徼外的农村,在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丝毫不让中原,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开新学、办女校、编报纸、出刊物、演话剧、建乐团、创社团、组学会,而且建立了驰名中外的中国乡村第一个图书馆,和顺人何以处处开风气之先?至于说到和顺之美,其实也是一个迷。面对其景观风水之奥妙,聚落家屋之完美,即使是现代建筑大家也不免惊奇震撼、叹为观止!

毫无疑问,和顺堪称中国传统乡村建设的典范,是优秀建筑文化遗产的瑰宝。不过说到这里,我想提醒人们注意,当我们体验和品味和顺的时候,请不要仅仅停留在风景建筑的层面。雅筑幽巷、闾门月台、拱桥清溪、龙渊荷塘、古寺名观、祠堂亭阁,固然赏心悦目、意象万千,而其沉积的文化、负载的传统、铸造的精神则更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出于学人的敏感,我对和顺总怀有虔诚和敬畏之意,每次远远看到那片座落在山水田园之间的村庄,心底便涌起朝圣般的激动,而一旦踏上村头的双虹桥,便仿佛走进了神圣的殿堂。在我的眼里,和顺是一本百科全书,一个知识宝库,一个文化生态高度和谐、完美结合的历史人文的杰作,在它面前,我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小学生。我们提出建设和顺文化生态村,是深感浩劫之后文化遗产的宝贵,希望政府

和社会珍视它、呵护它，尤其希望和顺乡民能够继承其先人开拓奋进的精神，将和顺文化发扬光大。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全球化、市场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大潮。曾几何时，还被当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四旧”和“残余”而遭到横扫和打砸的和顺文化遗产，短短二十年后，竟然又戏剧性地变成了极具商业和开发价值的“品牌”和“资源”，并被迅速推向了市场。不可否认，最近几年的宣传和开发，确实改变了和顺边缘寂静的状况，使其很快成为了旅游的热点。当我们看到黄金周游人如织、熙熙攘攘的景象时，不能不对旅游所具有的如此强大的市场力量而感到惊叹。然而冷静想来，却发现旅游开发并不是珍稀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而多半是对文化遗产的市场化的操弄和利用；旅游其实也并不是和顺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明显是外部力量强势推动的结果；再者，旅游虽然部分地彰显了和顺文化生态的“魅力”，但并不能体现其文化生态的全部价值和意义。相反，旅游的商业属性和由此带来的种种功利性的行为和躁动浮华的事像，与和顺文化所蕴涵的仁义道德、天人合一、中庸礼让、重教兴文、宁静致远等这些深层的精神追求无疑相去甚远。这就是为什么和顺乡民们能够敏锐地对一些破坏性的开发建设不断提出批评，并自觉抵制消极商业文化向和顺社会深层渗透的原因。现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发展经济固然必不可少，而文化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石。为此，我非常希望向大家推荐《和顺丛书》。读了这套书，我相信乡民们会多一点自信和自觉，为政者会多一点感悟和理智，经营者会多一点自知之明，旅游者也会多一点知识和境界。和顺人喜爱文墨之道，过三、五十年之后，想必又会续写《丛书》。但愿我们能像和顺的先人们那样，给子孙多留下一些值得记载颂扬的楷模和遗产！

2005年秋
记于昆明富春斋

序二 / 杨发恩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西南丝绸古道上的和顺，几个世纪以前，这里就是通向东南亚、南亚的开放窗口。云南最早的跨国贸易集团《三成号》发源于此，设立于此；清末民初一批批外出求学、到日留洋的学生从这里走出。乡中屋舍俨然，并然有序，古巷幽深，闾门掩映，亭台池榭，星罗棋布。村落环山面水，住宅从东到西，粉墙黛瓦的屋宇依山就势错落有致，佛寺、道观、宗祠、公园座落其间。环村的闾门、牌坊、月台、照壁；沿河的洗衣亭、石拱桥最具人性化的社区建筑无不巧夺天工。和顺人不仅营造了与自然和谐的生活环境，而且无处不隐现着美好的时尚。

最能概括和顺的还是李根源先生诗中所云：

十人八九缅经商，握算持筹最擅长，
富庶更能知礼义，南州冠冕古名乡。

几千人口的小乡，居然出现规模宏大的八姓祠堂，方圆不到四平方公里的村落，巍然屹立九座牌坊。贞洁牌坊林立之处，有那么多的女子学堂，这又是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线。这一群群礼制建筑和遍布国内外众多的社团组织，就是“富庶更能知礼义”和顺的重要载体。腾越州牧题有“士善民良”匾额，并无过誉，而是发自内心的赞许。

走进和顺，不论是闾门、牌坊，还是照壁、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俗美风淳”、“景物和熙”、“礼门”“义路”、“说礼敦诗”、“兴仁讲让”、“徽扬”、“冰清玉洁”、“诗礼传家”等等目不暇接的匾额。它们或描绘一种和煦的风尚，或是对乡人修身齐家的导向，抑或某一家族的风范彰显，每幅题字都在强调着和顺人重道德重人格的文化风习。和顺人家顶礼膜拜三个牌位——天地牌位、灶君牌位、祖宗牌位。这也是中华文明在这里的最好注脚，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和顺这个诗礼之乡的丰厚沉淀，“缔造艰难六百春”的“大雅和顺”，中原文化在这个极边古镇的非同反响。